

我们与动物的距离

Distance between us and animals

■文 / 杨杰



疫情之后,面对动物,人类忽然乱了阵脚,找不到恰当的距离。有人先前热衷“吸猫”,现在却忙着遗弃宠物,好似对方是瘟神。有人就连看别人炒盘花蛤,都赶紧说,“别吃!不怕得病吗?”

前段时间,有知名微博博主发文普及人与动物的界限,总结成一句话:“如果没有彻底的了解,就离它远一点,但是别想着杀死它,人家一丁点错都没有。”

此前,人们对于与动物的距离常常存在误解,有时草木皆兵,有时又熟视无睹。当看到毛茸茸的哺乳动物,我们总想上去亲亲抱抱,尤其水泥城市里偶然出现刺猬、小松鼠,人们看见便心生欢喜,忍不住亲近一番。但很多野生动物身上常存在寄生虫,一不留神就危害人类。

蝙蝠作为唯一会飞的哺乳动物,更是携带病毒的危险存在,即便专业学者,在必须手握蝙蝠时,也要佩戴手套,事后反复认真洗手。相反,很多人看了就恶心的昆虫,倒是很少与人共患病,因为亲缘关系太远。即便是蟑螂,虽然携带病菌,但从未引起瘟疫。

在了解物种特点的基础上,才能与其保持恰当的距离。历史上,哺乳动物,尤其是野生动物,曾多次给人类带来动物疫源性疾,艾滋病、鼠疫、疯牛病、牛结核都是由动物传染给人类的。野生动物本身就是个病毒库。人猎食或亲近它们,就可能被病毒感染。病毒具有自我复制功能,研制有效的无毒抗病毒药物要比研制抗菌药物困难得多。

但总有些人铤而走险,不断突破人与动物的界限。

人类经过数百万年进化发展,对于食用肉类,反复筛选、反复淘汰,才给咱们留下了鸡、鸭、鹅、猪、牛、羊、鱼等宝贵食谱。这不是古代社会通过政治谈

判得到的结果,而是一次次经验教训总结出来最适合人类食用的肉类。

但野味餐厅的菜单无视祖先的忠告,非要抓些“硬菜”。炒爆蒸煮熏酱熬,烘炖焖煎炸煸烤,实在不行就泡酒喝,配合诸多滋补谣言服用,倍儿有面子。清代《扬州画舫录》里有满汉全席“梨片伴蒸果子狸”;《红楼梦》里,风腌果子狸也是官宦之家的“大菜”。其实据吃过野味的人说,野生动物的肉通常又硬又柴,实在无法与驯化的肥美家畜相比较。但他们吃的是面子、路子和阶层,才不管塞不塞牙。

林语堂曾说,在戒备森严、严禁烟火的炸药库房里,如果我能够坐在炸药箱上吸口烟卷,那我可就是很有面子的人了。打破界限吃野味的人就如同在炸药库房里抽烟,说不准就被报复的病毒选中,用生命来为这昂贵的盛宴买单。说到底,瘟疫并非动物们蓄意谋害,制造温床的,还是我们这些高等动物。

此外,人类近年乱砍滥伐森林,迫使野生动物离开原先的生存领地,将病原体直接或间接地带到人类社会。当鸟的迁徙路线与飞机重叠,当鲑鱼被大坝阻挡洄游路线,当原始森林被大规模铲平,人类确实“越界”了。

人类原先对凶猛动物的敬畏可是了不得的,绝对要保持最远的距离。诸如“老虎的屁股摸不得”“吃了豹子胆了”“河东狮吼”都是动物留给我们人类的最初恐惧。这些话如今只剩了“比喻”的意义。在动物园里,人类喂豹子、逗老虎,隔着笼子,从来没有这么自信过。

每个动物现在的样子,都是在自然中竭力寻找生存机会的结果。如果人类不懂尊重,并且随着人口增长,不断挤压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,总有一天会惨遭报复。🚫